

世界文叢

瑞典人的彩票

(丹麥)馬丁·安德遜·尼克索等著



瑞典人的彩票

(丹麥)馬丁·安德遜·尼克索等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目 錄

皮·····	〔英國〕羅爾德·達里·····	一
紅髮小鬼·····	〔意大利〕喬·維爾加·····	三二
瑞典人的彩票·····	〔丹麥〕馬丁·安德遜·尼克索·····	五六
干擾·····	〔冰島〕奧拉弗·約翰·西古德遜·····	一〇三

皮

〔英國〕羅爾德·達里

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拖延得很長。到了四月，戶外徹骨的寒風還在吹，天上徐徐飄動着雪雲。

一個老頭步履艱難地沿着里沃利街蹣跚地走着。他又冷又不舒服。穿着一件骯髒的、樣式不講究的大衣，他把領子翻得高高的，看起來就像一頭豪豬。

咖啡店的門開了，烤童子雞誘人食慾的香氣引起了老德里奧利胃裏疼痛的痙攣。他繼續往前走，漫不經心地看着商店櫥窗裏擺着的各種各樣的香水、絲領帶和襯衫、鑽石、磁器、舊式家具、裝潢漂亮的書籍。

他來到繪畫陳列館跟前。他喜歡常到繪畫陳列館前去轉轉。玻璃櫃裏通共只有一幅畫。他畧畧看了一眼就往前走，可是馬上又停下來再看。突然，他變得茫然若失。彷彿有什麼東西在他記憶裏蠕動。像是追憶很久很久以前的什麼事……他又看了一遍那幅畫。是

一幅風景畫：幾棵樹猛烈地倒向一邊，好像受到狂風的摧殘。天空簡直可以說是昏暗的。畫框邊上還有小小的落款：「柴姆·蘇廷（一八九四——一九四三）」。

德里奧利盯着那幅畫，竭力想弄明白，畫上的什麼東西他覺得很眼熟。「這幅瘋狂的油畫，」他想，「十分怪誕，畫中有某種狂悖的東西，不過，我喜歡。柴姆·蘇廷……蘇廷……」

「天哪！」他突然叫了起來，「就是那個蘇廷呀！他的畫在巴黎第一流的沙龍裏！到底想起來了！」

老頭走到窗戶前。他完全想起這個青年人來了。但這在什麼時候呢？什麼時候呢？要回想起來可不容易。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二十年，不，更準確地說是三十多年前。稍等一等！對，這是戰前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——一九一三年的事了。沒錯，準是那時候。就在那年他遇見了蘇廷，一個憂鬱的、常常陷入沉思的青年。他差不多愛上他了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也許就因爲他是個畫家。

多麼出色的一個畫家啊！現在，一切都已追憶得清楚多了。那條街，那牆邊的垃圾

箱，腐爛的氣味，黃色的貓在垃圾堆上優雅地走來走去。還有女人們，那些滿身是汗的肥胖的女人們，坐在門坎上，把腳伸在馬路上。這是哪條街？這個蘇廷住在哪裏？

西特·法爾居叶爾——就是這個地方！老頭子滿意得連連點頭，因為都想起來了。畫室裏只有一張唯一的椅子，另外有一張髒的躺椅，蘇廷就在躺椅上睡覺。醉醺醺的朋友們，廉價的白酒，劇烈的爭吵。而他的臉呢，是一張冷酷的、憂鬱的、一心沉醉於自己工作的青年人的臉。

多有意思，德里奧利想，這一切都不費力地湧現在腦際。這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馬上喚起了另一個回憶！

譬如說，那件在身上刺花紋的蠢事，這純粹是胡鬧。這件事是怎麼開頭的？噢，對了！有一回，他有錢了，買了好多酒。那天，他來到畫室，腋下夾着幾個瓶子，他自己的舉一動都宛然歷歷在目。蘇廷坐在畫布前，而他德里奧利的妻子站在房子中間，擺着姿勢。

「今天，我們來慶祝一番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今天，我們三個人全有喜事。」

「我們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呢？」年輕人問道，注視着畫的眼睛都沒擡起來，「你準備同老婆離婚嗎？她也許會嫁給我。」

「得了，得了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我們慶祝一下，是因為我掙了很多錢。」

「我可是什麼也沒撈着。我們可以爲這個慶祝一番。」

「太好了，如果你願意。」德里奧利站在桌子旁邊，解開包裹。他疲乏了，急不可耐地想喝一口酒。一天裏來了九個顧客——這太好了，可是，他的眼睛已經不行了。迄今爲止，他還沒有在一天裏做過九個人的生意。九個爛醉如泥的大兵，而且特別出奇的是：其中七個都付現鈔。他得到了一大堆錢，可是，眼睛也真夠緊張的。德里奧利的眼睛疲倦得半睜半閉，眼白上佈滿了紅絲，眼球後頭一點的什麼地方在隱隱作痛。到黃昏的時候，德里奧利發了財，包裹裏是三瓶酒：一瓶給妻子，一瓶給朋友，一瓶給他自己。他找到拔塞，就動手打開瓶子，塞子發出輕輕的聲音，脫出了瓶頸。

年輕人擱下了畫筆。

「啊，上帝！」他說：「身邊發生了這種事情，難道還能工作嗎？！」

德里奧利的妻子走過去看自己的肖像。德里奧利也走過去，手裏還拿着一瓶酒，另一隻手拿着杯子。

「不行！」突然，年輕人叫起來，兩眼閃着光，「不，不行！」

他把油畫從畫架上取下，擱到牆邊。可是畫已經被德里奧利看見了。

「可是我喜歡。」

「畫得簡直糟透了。」

「畫得好極了。好極了，你畫的每一筆，我都十分喜歡。」

「苦就苦在，」年輕人眯縫着眼說：「我的哪一幅畫都不能當飯吃。」

「這些畫畢竟是十分出色的。」德里奧利斟滿了黃澄澄的一杯酒，遞給他，「乾了這杯，」他說：「你就會走運。」

「再來一杯，」蘇廷請求說：「既然是慶祝，那就得像個樣。」

德里奧利斟了一杯酒，坐在椅子上。年輕人倒在陳舊不堪的躺椅上，挨着德里奧利的妻子。三個瓶子全放在他們身旁的地板上。

「今天，我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我太闊了。我去再買點酒。要多少？」

「再來六瓶，」年輕人說：「一人兩瓶。」

「行。我這就去取。」

「我和你一塊去。」

德里奧利在附近的咖啡店買了六瓶白酒，他們回到畫室。他們把酒瓶放在地板上排成兩行。德里奧利拿起拔塞把六瓶酒都打開。三個人重新坐下來，繼續喝酒。

「只有大闊佬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才能這樣慶祝。」

「這沒錯，」年輕人加以證實，「沒錯，不是嗎，若瑟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你感覺怎麼樣？若瑟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把德里奧利扔了，嫁給我吧。」

「不。」

「好酒，好酒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喝這酒可真過癮。」

他們不慌不忙地喝，慢慢地醉了。這對他們來說，已是習以為常的程序了，而每次總是遵守着某種儀式，保持着某些嚴肅性。總是要海闊天空地談些話，而那些話已經不止談過一回，總是要稱讚酒好；重要的是別喝得太急，才能領略使人心曠神怡的酒醉三階段。這三個階段中，使德里奧利特別遂意的是當他開始騰空飛翔、一雙腳彷彿不再屬於他的那片刻。那是最美妙的時刻，他瞧着一雙腳，而腳却像在遙遠的地方。於是他想：「這腳是屬於哪個瘋子的？！爲什麼丟在房間裏的地板上呢？」

過了些時候，他站起來，要去關燈。當他站起來時，他覺得很奇怪，兩條腿跟在他身後，甚至覺不出踩着地板。他覺得好像在凌空而行。他在房子裏踱來踱去，向牆邊的油畫偷偷地望了一眼。

「聽着，」到末了，他說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他穿過房間，在躺椅前停下來，晃了晃身子，「聽我說，我親愛的。」

「唔？」

「我有個非常妙的主意。你聽見我說什麼嗎？」

「我在聽若瑟說話。」

「請你好好地聽我說。你我是朋友。我認為：你是那樣出色的畫家，我想得到一幅你的畫，一幅……」

「那你統統拿去吧。你找到多少你就拿多少，只要你別妨礙我和你老婆說話。」

「不，不。聽着。我要的是一幅永遠遠和我在一起的畫……到處……無論我到哪兒……無論發生什麼事……它永遠要和我在一起……你的畫。」他彎下身去，伏在蘇廷的膝蓋上，「喂，請你再聽聽。」

「你就聽聽他的吧！」德里奧利的妻子說。

「我想說，你在我背上畫一幅畫。然後把畫刺出來，讓那幅畫永遠留在我背上。」

「喲，跑到你腦袋裏去的倒真是個主意！」

「我來教給你怎樣在皮膚上刺花紋。這容易，連三歲的孩子都會做的。」

「我可不是孩子。」

「好吧，請……」

「你簡直發瘋了！你到底要什麼？」畫家用那雙褐色的、因為喝了酒而閃閃發光的眼晴看着他，「看在上帝分上，你中了什麼邪了？」

「你很容易辦到！辦得到！辦得到！」

「你是指文身還玩藝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文身！我在兩分鐘裏頭就可以教會你！」

「可是這不行！」

「你以為，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嗎？」

不，年輕人對這種事想都不可能想到。因為，如果說誰通曉文身這玩藝，那一定是德里奧利。不就是他，在上個月給一個小伙子在肚子上刺出最美最細的花紋嗎？還有那個胸脯上毛茸茸的顧客呢？他給那人在胸脯上刺出一隻美洲灰熊，那片胸毛正好用來做熊皮。難道他不能在人的手臂上刺上女人，當那隻手的主人鼓起肌肉的時候，這個女人不就變活

了，做出種種最意想不到的動作嗎？

「我想，」年輕人勉強地回答說，「你醉了，你那主意是醉裏的胡話。」

「我們請求若瑟來做模特兒。把若瑟的像畫到我的背上！難道我沒有權利把妻子的像揹在背上嗎？」

「若瑟的像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德里奧利知道，提起妻子的名字對蘇廷會起什麼作用，年輕人的厚厚的黝黑的嘴唇開始發白，並且微微地張開。

「我不同意，」若瑟說。

「若瑟，親愛的，行個好吧。哪，這是你的一瓶酒，乾了它，你就會同意的。這是個了不起的想法。我這一輩子還從來沒有這麼樣一個想法鑽到腦子裏去呢。」

「什麼想法？」

「把你的像畫到我的背上。難道我沒有權利？」

「我的像？」

「裸體的，」年輕人說：「這主意不壞。」

「不，就是不要裸體的！」若瑟反駁。

「了不起的想法。」德里奧利肯定地說。

「鬼知道是什麼白癡的念頭。」若瑟說。

「嗯，不管怎麼說，那到底是個念頭，」年輕人說：「值得爲它慶祝一番。」

他們又喝了一瓶酒。然後年輕人說：

「不，什麼也做不成。我不會刺花紋。最多我在你背上畫幅人像，如果你不洗澡，不去洗掉它，那就能一直保存着。如果你一輩子不洗澡，這幅畫就一輩子跟着你。」

「我不贊成。」德里奧利說。

「不，就這樣辦吧。你去洗澡的那天，我就知道你已經不再賞識我的藝術了。這作爲你對我的技巧的評價尺度吧。」

「這我可不喜歡，」若瑟說：「爲了對你的藝術的讚賞，他就老得那麼髒地過日子。」

讓他文身吧，不過千萬別畫裸體的。」

「哪怕只是頭像也好。」德里奧利央求道。

「我弄不好。」

「這非常簡單。我擔保在兩分鐘內教會你。你瞧，我馬上就去把工具拿來。去拿針和墨汁。我有各種顏色的墨汁——你有多少種色調，我就有多少種顏色，不過要美得多……」

「這不可能。」

「我有很多很多顏色。是嗎，若瑟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瞧，」德里奧利說：「我這就拿去。」

他從椅子上站起來，一脚深一脚淺，然而堅決地邁步走出房間。

過了半個鐘頭，德里奧利回來了。

「我把需要的東西全都拿來了，」他說：晃了晃肉桂色的手提箱，「文身匠所必需的——一切東西都在這兒了。」

他把箱子放在桌子上，打開箱子，取出電針和幾個裝着墨汁的小瓶子。他把電針接上電源，拿在手裏，按了按開關。響起了嗡嗡聲，電針的頭開始迅速地顫動起來。

德里奧利脫了上衣，捲起袖子。

「現在你看着。緊盯着我，你就看得出這很簡單。我在手上刺花紋，就在這裏。」他的手早已蓋滿了淡青色的道道，然而他還是找出了一小塊幹淨的地方。

「首先，我得挑選墨汁。我們就拿普通的藍色墨汁吧。把針頭浸到墨汁裏……這樣……垂直地拿着針，挪動它，剛剛觸到表皮……哪，就是這個樣子……針就跳動起來，刺破皮膚，墨汁就注到裏頭。就是這樣。你瞧，多簡單……你瞧着，我現在就在手上很快地描出來。」

年輕人開始感興趣了。

「讓我試試。」

他開始在德里奧利的手上描摹藍色的線紋。

「這很簡單，」他說：「跟拿墨水畫圖完全一樣；一點兒差別都沒有，就是慢點。」

「我早說過嘛，這沒什麼的。你準備好了？我們開始吧？」

「馬上開始。」

「模特兒！」德里奧利叫道：「過來，若瑟！」他滿腔熱情地張羅起來，使一切都安排就緒，活像一個準備一場有趣的遊戲的孩子，「她站在哪兒？你把她擺在哪兒？」

「就讓她站在那兒，站在小梳妝臺邊。讓她把頭髮放下梳頭。我就把她正在梳頭的樣子畫下來。」

「妙極了！你真是個天才！」

若瑟手裏拿着一杯酒，挺不願意地走到小桌子跟前。

德里奧利脫掉襯衫，褪掉褲子。只穿着短褲、襪子和皮鞋。他站着，稍稍有點搖晃。他的身體結實，皮膚很白，幾乎沒有毛。

「喂，」他說：「我就是畫布一般。你把畫布擺在哪兒？」

「像往常一樣，擺在畫架上。」

「別拿我當傻瓜了。要知道畫布是我。」